五經異義疏證

五經異義疏證卷中

福州陳壽祺學

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明堂位正義此下多有水二字）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禮記明堂位正義不重近郊二字）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壽祺案講學大夫王莽置）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壽祺案當作就陽位而祀之明堂位正義無而祀之三字）上圓

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蒙案〕明堂位正義此下有周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八字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明堂位正義作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明堂位正義作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蒙案〕明堂位正義此下有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十五字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

玄之聞也明堂位正義無此四字稱鄭駁之云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蒙案〕明堂位正義無此八字記字作篇章異玉藻正義倒作異章今改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

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玉藻正義堂室二字互誤今从明堂位正義改正）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明堂位正義此下有援神契援神契明堂位正義孝經二字不重此三字）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以上見禮記二十九玉藻正義又三十一明堂位正義引至由此爲之止又初學記禮部藝文類聚禮上節引）

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晒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蒙案）魏書袁翻傳引鄭玄云又賈思伯傳引同但至時說然耳止此駁異義文也袁翻傳施行誤作德行今改正

五室之位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魏書李謐傳引鄭康成釋五室之位

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下有脫文用事交於西南萬中書世美曰當作火土用事交於中央土金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同上引鄭康成言○蒙案此與玉藻正義所引合但少火土用事交於中央二句是駁異義文也攷其文義李謐所引二條當在前條

〔附明堂攷〕

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舂常畫旅內階幺階隄唐山廧應門庫臺玄閫孔晁注五宮官府寺也太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咸皆也宗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之㮰也藻棁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舂常謂藻井之飾也畫旅言

皆畫列柱爲文也玄階以黑石爲階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山廧謂廧畫山雲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限也

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蒙案九字見隋書及玉海四當爲三孫大夫星衍云積畫之誤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蒙案七字見隋書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蒙案九字見藝文類聚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藝文類聚三十八隋書宇文愷傳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玉海九十五初學記十三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注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介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尺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鄭注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窻鄭注窻助戶爲明分室四戶八窻白盛鄭注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室三之一鄭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注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重室

複笮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疏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若然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唯有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唯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按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二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禮記月令正義亦引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是其濶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余室之東不必要在堂簷之下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鄭注大寢東堂北偏

正義曰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 鄭注東堂兼大室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 鄭注東堂南偏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 鄭注大寢南堂東偏也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 鄭注南堂當大室也 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 鄭注南堂西偏也 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 鄭注中央室也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 鄭注大寢西堂南偏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 鄭注西堂當大室也 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 鄭注西堂北偏 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 鄭注北堂西偏也 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大廟 鄭注

北堂當大室季冬之月天子居乎堂右个鄭注北堂東偏

呂氏春秋召類篇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

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盧注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孔檢討廣森曰明堂月令者古明堂陰陽篇名自赤綴以下引其文也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注云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堂高三尺尺宋本作丈與五經異義引合當從之孔檢討曰此謂擔榮之高非階崇也三丈者一雉也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仞宋本作筵五經異義引此作

似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玉藻正義載異義引此文作四堂十二室鄭駁云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明堂位正義引又誤作九堂十二室]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宋書十六禮志大明五年有司奏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

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
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
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斗周曰太室
顯紀者白帝招矩之府名曰顯紀紀法也金精斷
制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亣矩者黑帝光紀
之府名曰亣矩矩法也水精亣昧能權輕重故謂
之亣矩周曰亣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
靈府周曰青陽史記五帝本紀正義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之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筵
長九尺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高九尺故

謂之大室玉海載禮記外傳引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郊宮明堂內員外橢其屋如倚靡圓橢

漢書郊祀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葢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以拜禮上帝

初學記引黃圖曰孝武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褒等議曰案五經禮樂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天地比類陰陽以立宮室本之太古

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輿越席皮弁黃
帝堯舜之世是以三代修之也
隋書牛宏傳引漢司徒馬宮論云夏后氏世室室
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
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
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閒大夏后
氏七十二尺又見宇文愷傳
文選東京賦注引黃圖曰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
雍其實一也蒙案明堂之制馬宮據考工記解釋最爲明通夏益其堂之廣爲百四十四尺者蓋法坤之策也以明堂辟雍爲同實亦自宮始發之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圜下方象天地爲四方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藝文類聚三十八初學記十三

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戸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續漢祭祀志劉昭注

白虎通曰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敎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

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以下

與桓譚新論同

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引

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左傳文二年正義

毛詩靈臺正義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

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
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
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
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之中
潁容春秋釋例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
堂一體也春秋人君將出告於宗廟反行策勲獻
俘於廟 初學記十三告字舊脫還誤作行今補正
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
北水土在其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 藝文類聚
三十八○御覽亦引作阮諶三禮圖

徐虔明堂議曰明堂在國之陽國門外一堂五室四門八階 藝文類聚三十八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

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

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

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案西學下當有夕入北學句文脫耳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文明堂之禮曰膳夫

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毛詩靈臺正義引作政穆篇）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

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萬世美曰今樂記無此文當在奏樂以下十二篇內詩魯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

辟雍大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

之大禮也

又曰月令明堂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褻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

又曰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二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

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云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圓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

袁準正論曰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

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人謂之右學

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
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
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
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
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
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
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廱之制圜之
以水圜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

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宫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内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

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憑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乖錯非所以爲證也左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

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

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毛詩靈臺正義引

三輔黃圖曰周明堂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三十六戶牖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

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窻卽八牖也四闥者象四時四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

藝文類聚引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初學記引同

晉書十九禮志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卽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

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犢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歿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

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
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
宋書十六禮志祠部郎徐邈議曰明堂所配之神
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
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
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
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
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
諸侯不可言大君也
南齊書九禮志隆昌元年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

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君注義亦據兼饗宜

祖宗兩配文武雙祀永元二年何佟之議案祭法

鄭君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

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祀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

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

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毁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

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

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

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

配之祀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

擬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後之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泛之爲言無的之辭

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終之爲允

隋書六禮儀志一梁武帝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

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旣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兮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旣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

南齊書九禮志一王儉議引周官匠人職錄明堂有五室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

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又引大夅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

太平御覽引崔靈恩三禮義宗曰天子諸侯宮寢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氣御覽十九

魏書六十九袁翻傳翻議曰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

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惰焉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註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居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攺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𠂇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

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

魏書七十二賈思伯傳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互言明其制同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案思伯引鄭注盖以爲三代制同與周禮賈疏異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凡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

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

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論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

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乎堂左个乎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

魏書卷九十李謐傳謐著明堂制度論曰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

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禮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旣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東方之前賢亦無媿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靑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

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畧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

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
推之今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
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
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
四時之祀各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
之辰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
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火金木各居
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
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
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

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正（蒙案正字今以意補）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彼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彼注云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

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鼖鼓在西房乖
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東西房見於經史者
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
帶麻於房中鄭氏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
則西房（蒙案）房字舊譌南禮記正義云天子路寢房則西南金室也此依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鄭四維之義與李謐異此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
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房字今以意增言明堂則
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
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

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搆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戸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

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四夾窻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緅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尙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濶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塗畧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云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

此之匠遍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檢之即虞夏尙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

記者之繆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則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旣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

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陿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未必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北史封軌傳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窻鄭氏云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氏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窻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葢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毁三代

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盛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天室以祭天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遵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治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

隋書四十九牛宏傳宏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

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明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與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

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幷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堂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卿

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靑帝之位須於大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靑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鐏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

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氏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云云（蒙案）此下引明堂月令論言明堂之名制度之數今不具出　觀其模範天地則行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紀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

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今
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
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
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
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
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
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
云居室鄭玄不言每月與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
圖畫今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
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

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
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鄭氏
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
記夏言九階四旁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
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
不言屋制畫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
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
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
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
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

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廱者何禮記盛德篇曰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

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葢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

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
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
阿重屋兩旁夾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
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
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
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於外水內徑三
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
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宏風布教作範於後矣
隋書六十八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曰臣愷謹案
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

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
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
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
朴畧剏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
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
玄矩蒼曰靈府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
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
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
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
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

乃大殷堂楣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
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令堂脩十四步
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室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
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
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
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
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
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
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
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徒與古違異亦乃乖背

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㥪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
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
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
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
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
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
通天之觀八十一尺得宫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
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
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赤綴戶白綴牖

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卽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

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交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潁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

禮記注疏正義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止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俟於東箱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服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几俟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説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

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宫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戸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宫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宫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宣王之時所營宫室還依天子制度也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可

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

正義又云王制云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鄭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宗廟别處不得爲一也

休寧戴吉士震明堂考曰明堂法天之宫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

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年使寘饋于

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曰个也兩旁之名也劒脊之兩旁謂之兩相侯之左右謂之左个右个亦此義古者宫室恒制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室堂西曰西夾室有个東夾前曰東堂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傳所謂个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闓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葢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漳于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

室世世弗壞案世室猶太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逼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曲阜孔檢討廣森禮學卮言世室明堂解曰夏后氏世室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爲太室

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明堂之制順時布政四方有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堂脩二七者每一面之堂其深十四步也廣四脩一者謂堂之廣與四堂之脩皆若一也然則四堂各方十四步全基方四十二步以六尺之步詁之爲二百五十二尺鄭君以十四步遂爲堂室之通基而又自覺其隘乃疑記是假令之數誤矣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注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廣森謂易之卦位乾爲金居西北巽爲木居東南鄉飲酒義亦以東南爲仁西北爲義鄭君所說似失其方今更正之東北水室東南木室西南火室西北金室呂氏春秋曰周明堂金在其後此之謂也三四步者十二步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四偶之室方十二步中央之室益以十二尺則亦方十四步與堂脩廣同

九階

注曰南面三三面各二案管子曰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知明堂之南面正中有階與廟寢惟賓階阼階者異也

四旁兩夾

四旁

猶四方也四方各有兩夾當隅室戶牖之外郎所
謂左右个也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个東之前曰
青陽右个水室東之前曰青陽左个北之前曰乎
堂右个金室北之前曰乎堂左个西之前曰總章
右个火室西之前曰總章左个南之前曰明堂右
个盛德記十二堂謂此四方各一堂兩个通之爲
十二矣凡廟寢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其後有
室謂之夾室明堂之有左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
堂由此言之明堂之所異者在四面如一而自其
一面視之則皆前堂後室隅室之墉卽序也个郎
箱也隅室當个之後郎夾室也與儀禮廟寢之制
固不相遠也

東觀後觀 後之太之 太廟室前 室總白青 西隅 大太 室室 記之 北戶 明門 之通 綱白 綱南 室綱 後之 太廟 室明 白室 東後

憲白盛

赤明堂月令曰白綴牖室也四白戶 盛戶郎二所牖

謂白緻獨言者

明其尚潔質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行明 四堂 門周 三垣

朝記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此明堂之東門也
虎闈蓋西門也乎闈蓋北門也皆爲臺門故有階
有堂堂之左右有室所謂塾矣其度門基通廣取
於堂廣三分之二得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

一得二十八尺以爲兩室分作之室各當丈有四尺實則室基甚門基之半而門中兩棖相距亦合堂三之一也舊法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今不從者據下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鄭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計周堂六丈三尺若取其三分之一以爲門適得二丈一尺以是知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殷人始爲重檐故以重屋名八尺曰尋七尋五十六尺也不言廣正方可知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尺四阿者屋上四角爲飛簷也逸周書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官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鄭注儀禮云坫在堂角此四阿之下郎堂之四角所謂反坫出尊崇坫康圭者蓋在其上焉裘顧云漢氏作四維之个則於堂坫增建四室故聶氏三禮圖繪九室明堂並接四角爲之而孔梟之徒以反坫爲外向室者或亦本于此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室二筵九筵似記者之說明堂月令曰東西九仞南北七筵黙五離經

誤叙字附文引體雖李同七尺謂之仞九仞七筵變文言之實

皆六丈三尺其堂正方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筵

爲百八十九尺修于般小于夏焉凡室二筵謂四

隅之室其中室必從堂之方故記畧之隋宇文愷

明堂議引周書明堂日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

十尺愚謂室内太室之内也爲方六十三尺加兩

丈之室各二筵則五室之方居堂内九十九尺云

百尺及六十尺者皆舉成數夏室廣而个狹周室

狹而个廣三王異世損益相變漢司徒馬宮明堂

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堂

堂大於夏后室故命以堂令所推論爲與宮議合也堂

高層云偷雨夏十序后四閒氏大益廣夏其后室氏之七廣十百二四尺十益四官尺以閭堂人偷明二室七以鴉人九一尺仞百之言四辨之十詳世四丈耳後尺以閣四兩脩序一閒爲七益十廣二四尺尺者故赤夏據堂東得西廣

歟金修撰榜禮箋曰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

由未辨於其地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

明堂涵而一之也所謂王居聽政之明堂卽路寢
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
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
左个仲夏居明堂大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
居大廟大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大廟
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
大廟季冬居元堂右个鄭康成氏以大寢東堂大
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大史閏
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君注門爲路寢門又援鄭司
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

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大室曰大廟曰左右个者爲路寢蓋順時布令日所有事于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逸禮王居明堂之禮有日出十五里迎歲日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得天材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曰毋宿于國曰仲秋乃命國醵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羅其災疫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悅小人樂其事皆國中順時而布之天子曰視朝退適聽政在此故其禮如此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記盛德篇綴明堂數說於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

齋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先朝日而後聽朔故禮記玉藻篇曰元端（鄭注端當作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皮弁以日視朝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於視朝不言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據下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言地知之南門即路門注釋東門南門爲國門釋闔門爲明堂門自成齟齬）周官經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所以明有尊也會同率諸侯朝日（大戴禮記朝事義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觀禮王見諸侯服袞冕會同之禮先朝日

然後朝諸侯
明其同服
及春朝朝日
孔子三朝記詩云東有
啓明于三時雞三號以與
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啇夫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
流之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
也此天子春朝朝日之禮東
堂東郊之堂皇覽迎春東堂
皆在東郊服袞冕月
朔朝日
春秋莊十八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穀梁
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
也曰王者朝日日食皆在朔因朝食而知夜食則
天子有月朔朝日之禮審矣天子先朝日然後聽
朔于朝諸侯則聽朔于太廟然後朝廟故穀
梁傳云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明尊卑異禮
在路
寢東門之外服元冕
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于
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
拜日見後漢書禮儀
志注猶累循古法
由官中言之是爲某門外其
國門之外則謂之郊
如記言兆于南郊迎春
東郊不曰某門之外
舉近
舉遠異辭路寢之四門東南稱門西北亦稱闈
蔡邕

明堂月令論引王居明堂禮周官師氏使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闈凡祭祀齊于路寢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是也五寢即五室別言之為五寢統言之為大寢鄭君以為廟寢失之矣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注有司宗伯也修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恆主修除守祧恆主黝堊隸僕為王宮執事之官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然則廟祧非其職掌所得及甚明前云五寢後云大喪復於大寢小寢以檀弓君復於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天官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祭僕大喪復于小廟是天子復于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

此隸僕所職是也士喪禮死於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於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君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亦誤官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大寢既稱五寢合小寢而六歟古者寢與之地尚專一盤自天子達路寢五室之制夏后殷周一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鄭君唯釋重屋爲王宮正堂若大寢然匠人營國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皆據王宮所居言之遂明王宮大寢之制其言左祖則謂世室爲宗廟者非也其言國中則謂明堂爲在國之陽者非也據大室言之曰世室據南堂言之曰明堂盤與名同實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經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職曰將

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贄下六瑞諸侯詵以朝六贄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覲禮不云上琮下璧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之誤耳鄭君以六器爲圜丘方澤及四時迎氣所用之玉據典瑞祀天以四圭祀地以兩圭其旅上帝亦以四圭與大

宗伯禮天地四方異玉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禮記亦云郊之祭也牲用騂又與大宗伯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者異牲然則六器六幣爲祀方明所用甚明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

盛德篇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官方三百步在近郊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宮廟之中設斧扆者在牖戶之間故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此以其所在處名之者也周官司几筵職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黼依所設非一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非設于牖戶之間故謂牖戶間爲扆則可謂依必設于牖戶間則不可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

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此言階者即司儀所云為壇三成是也當階中者為中階當階東者為阼階當階西者為西階鄭君據此釋匠人九階為南面三階非也九階當以賈馬諸家九等階之說為定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此為壇為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覲禮于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為

出其宮門可知鄭君亦以國門釋之非也方明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古文尚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大戴禮記盛德篇有或說明堂爲文王之廟緣此致誤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若此書禋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書大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云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者也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巡

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楊倞注荀子彊國篇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爲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並主斯說鄭君知月令室廟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國之陽以宗祀爲祀五帝榜謂古者神祇皆兆祀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於五室之堂兆祀五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未聞更配以文王昔儒所以致誤者月令考工言明堂詳矣不知其即路寢因近郊及四岳明堂之名最著遂以

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官儀禮爲宮爲壇之爲明堂其名轉不可考于是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王朝之明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殊制均失其傳矣

陽湖孫大夫星衍古合宮遺制考曰明堂作自神農傳之五帝三代增損其制或稱合宮稱衢室稱總期稱總街稱重屋以此諸名知爲九室有交道重屋其傳自古無疑也舉青陽明堂諸名則曰五室別于太室曰四堂兼及四隅曰九室分爲左右个曰十二堂義無違牾在善讀書九室之文見于考工記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之言出于鄭

注而後人以三代無九室者何也必有九室有变道而後可施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有重屋而九室明顯有宫垣而後可施四門前儒或未知之靈臺者臺門在宫垣之南辟雍者水名在宫垣之外太學者四門之學在門堂諸侯半天子之宫故泮水不周其北有大廟太室無元堂也明堂盡行禮之官禮畢則虛其位故宗祀則曰清廟齋宿則曰路寢教士則曰大學養老則曰庠始自東則曰東序習射則曰澤宫大饗獻馘諸大禮皆于此宫漢儒知之後儒或又惑之

又曰按考工記旣云五室又稱內外有九室則知
約舉靑陽明堂諸有名之室爲五而四隅室在其
數中周制本有九室也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
寢皆如明堂制沈約宋志云周書亦淸廟明堂路
寢同制據內有九室之文則明堂亦九室矣非九
室則九階何施內九室葢言王宫之內
萬中書世美曰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
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外
也與明堂何涉孫乃引之以證明堂之九室豈明
堂之九室又可分爲十八令九嬪九卿分據內外

耶抑內寢及諸曹治事之處制皆如明堂耶九階施于九室則是每室一階多寡適合曾不思居守之太室階於何施耶

江都汪中述學明堂通釋曰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太廟逸周書明堂篇周王相武王以伐紂東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

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周公既行斯禮太史遂記其事以爲

禮書今在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
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
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
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公
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
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
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
邱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於其職與執
事焉周官載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

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宫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
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君各
以其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
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祀五
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
在掌舍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宫棘門其
在大宗伯者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
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
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
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旣朝諸

侯遂率之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詩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古者天子卽位朝諸侯禮百神具有其事故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二文與覲禮正合知明堂爲古禮周公監於前代而舉

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尊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斄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於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

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為壇於郊淳于登以為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墠之堂說文堂從土高省金縢為三壇同墠馬融注壇土堂楚辭南固房小壇觀絕霤只王逸注壇猶堂也故為壇於郊得稱曰堂太傅禮四代篇天

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日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當楣當序端當東西榮而曰阼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壝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寢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天子歲即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以南郊爲尊故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猶封土爲之說文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

天子又月郎其地聽朔玉藻天子元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南門者國門也其外則明堂古者禮行於廟禮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於大廟天子諸侯皆受國於祖周之祖爲文王而明堂則文王配帝之所視太廟尤重故天子聽朔不於廟於明堂以明文王受命於天始改正朔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增成其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不可誣矣此宗周之明堂其地在郊其

制爲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爲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逸周書作洛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大廟大室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堤唐山牆應門庫臺元閫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曰榭末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平南北之脩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大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大廟路寢亦如之其别於他官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堂耳故見於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者曰牖間曰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臣喪祭所親歷之地當

日太史載事之明文後之君子舍是將何徵哉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淸廟故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云淸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檀弓王齊禘於淸廟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其證也周書洛誥正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周公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按司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孔悝鼎銘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臣從享大廟之禮而周書大臣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據篇

首此篇之作在武王十三祀其時未有明堂蓋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明堂之上

晉狼瞫引以爲未獲死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堂爲一地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於東都之祀文王作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國史爲之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閟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古之

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故逸周書世俘篇惟四月旣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漢書律歷志亦引此注以爲今文尚書非也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卽指此事曰明堂者後人之通語是爲武王克商有天下之事宗周明堂之位是爲周公攝政致太平之事洛邑之祀是爲成王卽政營東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國之大經也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壽祺案所引尸

子乃袁準正論釋尸子之文見毛詩靈臺正義此誤

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太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經始於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復子明辟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者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月朔旣視朔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稱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明堂盛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周官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

月謂路寢之門也不於朝於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曰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宿之恆處也方岳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亥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玤晉侯作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雝之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

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詩靈臺正義引作政穆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雝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雝諸侯曰泮宮白虎通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弟也此則起於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記所聞遂成異義然既有其名不可沒也魯大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

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蔡邕以爲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大廟明堂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是也卽經典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事辭明白可據而後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此之制度鄭賈俱望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

夏殷權量既不能知宮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學非尼父時異東周其於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周之五室蓋創始於夏后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或寫仿於有殷其他則未嘗相襲故鄭注云此三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云謂當代王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其言覈矣盛德篇采集禮說俱有瑕瑜不掩之忠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窻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因世室之制而誤其云上圓下方則因重屋之制而誤而白虎通蔡邕明堂論並沿其說謬學流傳囿與昆侖

之圖蔫宮之柱同其閎大矣呂氏春秋十二紀孟
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
大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
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季夏之
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孟
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
大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
居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大廟季冬之
月天子居元堂右个按呂不韋傳稱不韋使其客
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

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今觀其書儒墨刑名兼收並蓄實爲後世類書之祖此十二紀本逸周書之月令篇又見於淮南時則訓而其文加詳今不知撰自何人以中星考之乃在周末之世本周書時訓之舊兼逸禮明堂之篇參以新意用述典章其中先王之制豈無一二賴以傳者而明堂制度最誕妄不經深可忿疾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故魏舒南面衛彪傒知其必有大咎而孔子之美仲弓亦曰可使南面今以天子之居而四時易位在於三冬則皆北面

而朝其臣其謬一也禮文雖闕然五門三朝六寢猶犂然可攷今月令之明堂未知建於何所以爲在郊則無王者終歲野處之禮以爲在宮中則無地容之鄭氏雖傳之大寢然按以周官諸職之文實無一合其謬二也諸室周回其象如井若不上置衡桷下開隧道則更無出入之門其謬三也神依於廟人居於寢各有攸處是以不相雜糅今四正之室皆曰大廟以爲王聽政之地且始祖世祭之宮雖宣元之居天臺漢高之祠黑帝猶不至此其謬四也以青陽總章元堂三名與明堂相配然

則總爲十二室明堂止居其三何以得專斯名其謬五也其他與周制違異者不可枚舉以於明堂無涉故不具論庚攷其文實爲太一下行九宮之學故盛德篇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其制作之義漢世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及魏相傳建武以後著爲王禮司馬彪所編禮儀志具載其文自馬融入之禮記鄭康成爲之作注後世遂尊爲經而莫之敢議矣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言曰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

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此說傅會五室舉四正而遺四隅宋人祖之遂爲考工月令之調人會不知吕氏本爲假設之詞而自古固未有此制也玉藻正義引鄭志說五室之制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餘各得二筵有半在於太廟則無以爲朝聘饗射今就其說求之七筵之堂大室中踞其二南北所之所在於路寢則無以爲聽政合族之地以其與

循命斯干觀禮不合從爲之辭而辭則遁矣又神祇無附享之禮牟合五帝五室之文猥云每帝一室求之禮意尤有所違夫風雨小祀猶在於壇亡國之社始弇其上何有天帝大神而陟降於二筵之室以鄭氏之學其於天神地祇人鬼之別豈猶有未了於心者而忽有斯言可謂千慮之失後之俗儒自謂紹承絕學而巧謂之說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君子於此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議禮之家古稱聚訟較其甚者無若明堂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

則古昔稱先王孔子曰葢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竊取其義以作是篇

儀徵阮總督揅經室文集明堂論曰粤惟上古水土荒沈橧穴猶在政教朴畧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葢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恆于

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
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
之中三朝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
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
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
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
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旣分其禮益備
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
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册
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

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韍皮椎輪初制惟尙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葢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絶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别勒成書以備稽覽括其大恉著於斯篇

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

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初學記引此下有以字〕觀鳥獸魚鼈諸侯皆有時臺囿臺〔案公羊傳莊公三十一年何休解詁曰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以上亦見周禮肆師疏初學記居處部御覽百七十七〕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

辟廱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葺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

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蒙案靈臺不足以監視句不足二字疑誤

夅之閒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敎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卽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

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晢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毛詩大雅靈臺正義引全○又禮記王制正義引駮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明矣

附魏書五十五劉芳傳芳表曰太和二十年發勑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

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註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註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案劉引禮記作四郊今作西郊

〔蒙案〕鄭說辟雍與蔡邕明堂月令論不同鄭注王

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又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此皆據周制言也駮異義云大學即辟雍辟雍三靈同處在郊此專以殷制言之下又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此謂殷制變於夏制也王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注郊射爲射宮於學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

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在散軍郊射之後更立於國中也鄭注王制與駁異義說相貫通或疑其兩岐者非王制正義及引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非鄭義

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蒙案〕左氏傳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此傳故注王制亦云

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衞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異義所偁公羊說者公羊隱十一年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桓四年諸侯時朝乎天子何休解詁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暮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政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

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是也此公羊之義

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强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蒙案〕王制正義曰案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

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成再會而盟以顯
昭明賈逵服虔以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
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
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
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
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
曰江漢朝宗于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
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
受舍于朝朝通名 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駁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 毛詩大雅韓奕正義

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愼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禮記十一王制正義引鄭無駮與許愼同○又穀梁隱九年集解

〔孔廣林曰〕春秋王使宰周公聘于魯經無貶詞知周禮固成周制也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頫聘之禮相接則曰賓來朝則車送車逆與後代異法且存問頫省以諭志以除慝亦所以察四方邦國侯度焉鄭君注閒問云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是與許君同也

鄭駮異義云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言君有酒食欲

與羣臣嘉賓宴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毛詩鹿鳴正義

異義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家案)詛舊作且譌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同左氏義禮記五曲禮下正義云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

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左傳云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衞伯姬盟孔悝以豭

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禮記五曲禮下正義

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珠槃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毛詩何人斯正義○案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引鄭元云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豭下人君耳與此條未數語同知何人斯正義所引爲禮以下皆駁異義文

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穀梁僖九年集解○案此條集解不言是

駁異義以詩禮左傳正義所引鄭說定之

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周禮肆師疏引不標異義案其下稱謹案云云是異義文也據大司馬疏引尚有左氏說此疏闕

蒙案書傳記言五兵者多矣周書五陣春牝陣弓爲前行夏方陣戟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牡陣劍爲前行冬伏陣楯爲前行見通典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衛長見司右注淮南子時則訓曰春其兵矛夏其兵戟季

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鎩揚雄太元經元數曰木爲矛金爲鉞火爲戈水爲楯土爲弓矢公羊說曰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鄭康成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兵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禮記月令季秋習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國語齊語定三革隱五刃韋昭曰三革甲冑楯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盾鼓鞞也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范甯集解曰五兵矛戟鉞楯弓矢楊

士勘疏引徐邈云五兵者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穀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禮記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抱朴子辟五兵爲刀弓矢劍弩戟衞宏漢舊儀五兵弓弩刀劍甲鎧攷周禮有五兵五盾穀梁傳有五兵五鼓則五兵數楯與鼓非也公羊說誤

又案許引三朝記今在大戴記用兵篇强作貪與

許君本異

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字之誤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于廟云於周

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周禮大司馬職○又禮記曲禮上正義引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

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禮記五十一坊記正義

孔廣林曰鄭君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注論語千乘之國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與異義同然此亦大畧耳坊記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

乘公過有不及焉者矣公侯伯子男及大都小都應各有差故春秋傳云晉賦八百乘鄭賦七百乘

蒙案公羊昭元年何氏解詁云十井爲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依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與諸家說異

今禮戴說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案公羊疏引此條在古尙書說後今依許書之例移前

古尙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公羊隱元年疏

案王與大夫下當有是歲大風四字

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通典五十六嘉禮注○又通鑑外紀卷二節引

甌寧萬中書世美曰案史記天官書言歲星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案胃昴二字疑衍晨出曰跰踵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

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爲字疑衍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所謂十二年而一周於天也左傳襄公九年晉侯與

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爲閼茂歲歲陰在戌而歲星所居左傳所言與史記恆差二舍則是年星居未至襄九年作鄂歲歲陰在酉歲星居申周十二舍故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可以冠矣蓋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立君者民之表也位愈尊者責愈重內而宗廟社稷外而朝覲會盟非可釆衣總角以從事也

十二而冠不亦宜乎芄蘭之刺衛朔也曰童子佩
觿童子佩韘觿韘成人既冠者之佩也非刺其以
幼冲而爲成人之佩刺其佩則成人而心則依然
童子也衛宣在位僅十九年其娶齊女而生子也
當在既立二三年之後而朔尚有兄則其嗣位之
初僅十五六以下耳

五經異義曰周公居東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
之書成王年十四喪冠也通鑑外紀卷三

蒙案通典五十六嘉禮注譙周五經然否論云古
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

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慎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案此段宋書禮志用之

又蒙案禮記冠義正義曰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

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而冠也喪服小記大夫冠則不爲殤是大夫有十九以下而冠者也其士則二十而冠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五經異義曰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案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政和五禮新儀十二

孔廣林曰盧辯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故周禮備詳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秋傳之文乃衰世變禮耳鄭君同異無明文以知之

鄭駁異義云昏暮之禮枕席相連毛詩葛屨正義

五經異義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案許氏說文稱易孟氏此當是孟易說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通典六十嘉禮五

〔蒙案〕公羊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此謂不修春秋也據坊記則魯

春秋傳記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深沒其文直于薨也書孟子卒而已白虎通義嫁娶篇曰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何休公羊解詁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何氏義與白虎通同則白虎通亦公羊說也異義所舉公羊說當更有亂人倫同禽獸之語故謹案辨之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許从左氏說也通

典所引異義不具鄭注坊記云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甍是鄭亦從公羊說其于異義當駁鄭又注易同人于宗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不解爲同姓相娶與許君異義

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案七字惟曲禮正義有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案庶人下當有娶字見毛詩正義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大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禮記五十哀公問正義又曲禮下正義引首多

禮戴說天子親迎七字左氏說下云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又左傳桓八年正義毛詩大明正義竝引異義

駮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禮記哀公問正義

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親迎之禮祭公迎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太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

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穀梁桓八年集解毛詩大明正義引同惟無祭公以下二十一字哀公問曰下多寡人願有言然六字○又哀公問正義引畧○又曲禮下正義通典禮十八通典又引春秋左氏說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下有公子輩如齊逆女春秋不識知諸侯有故得使卿逆二十字

蒙案禮記哀公問正義曰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說爲長鄭駮未定春秋左氏傳桓八年正義曰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

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鄭元注禮自以先聖爲周公及駁異義則以爲天子二三其說自無定矣詩祺案公羊桓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媵妾故譏之襄十五年劉夏迎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然則何氏不以爲天子必親迎與異義公羊說異

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婚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禮記昏義正義引下云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爲婦長殤者關異

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毛詩摽有梅正義引末句作所以重繼嗣也當从之又通典禮十九節引

莊葆琛曰夫爲婦之長殤此句謂女子笄則不爲殤況已適人乎儀禮緦麻三月條有婦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此所引必是婦爲夫之姊之長殤也

又見士昏禮亦無可考

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案當作氏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

邑考故知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

〔蒙案〕爾雅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與異義所引文合是大戴禮亦有文王世子一篇也

孔廣林曰詩迨其吉兮箋云謂年二十周禮媒氏注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是鄭君從許君說

〔蒙案〕通典引漢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於陰偶數起於二終二十謂之小成而冠尚書大傳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白虎通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

陽舒陰促男二十筋骨堅强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又曰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案今穀梁傳無此文蓋穀梁說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二十五而繫心也

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泆也說文鼻九包象人裹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裹妊於巳巳爲子也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穀梁文十二年集解引譙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

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以差紀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女子年二十未有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得禮聘因媒請嫁而已案以上皆譙周語蓋五經然否論之文○案白

虎通前說與禮大戴合譙周說與許君謹案合周禮媒氏疏引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謂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二十不敢不有其家家語曾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血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

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案王肅曰至此蓋聖證論文

馬昭曰禮記本命曰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倘書大傳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案此盧植禮記解詁語三十盛壯可以取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

三而嫁經有夫姊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案以上皆馬昭申鄭張融從鄭及諸家說賈公彥曰春秋外傳越王勾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范甯穀梁集解曰禮爲夫之姊妹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通典男女昏嫁年幾議曰鄭玄據周禮穀梁逸禮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而嫁王肅

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案此蓋具王肅聖證論中王鄭之說義並未明今案二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卽衆庶之禮也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

蒙案盧植馬昭范甯杜佑皆引喪服爲夫之姊之長殤王肅所據服經亦卽指此葢皆本許氏異義昏義疏引異義譌作夫爲婦之長殤經無此文義

又大乖其誤審矣異義云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者言士之子年十四十五而得行昏禮於此可見非謂禮有其文也

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否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乎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通典九十八凶禮二十

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穀梁隱七年集解

蒙案春秋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
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
九女諸侯不再娶白虎通義嫁娶篇曰天子諸侯
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者何法地有
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
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
侯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云云或
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
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者色故一娶而已人

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者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何休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莊元年傳何休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

路何氏言姪娣之年與許君合詩江有汜箋云江
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是亦謂十
五以上與嫡同往

五經異義疏證卷中終

仙遊弟子王捷南校錄